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記三十八

學校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守陳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既六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於教化之地顧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甃磚盡剝遂撤而新之於是執芻奉蓬

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敞廼為膳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即民居道隘且囂塵廼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弁而游學興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機四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於極

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  
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  
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  
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  
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  
追王其師况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  
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禮之至  
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皇帝

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  
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為王於是帝為君號王為  
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為師則不臣也况異代之  
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  
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  
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  
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周之陪臣則雖公之與  
魯公班不可况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

世之聖師而不可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是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

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為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

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憚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宜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唯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已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為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為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



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  
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  
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  
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  
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論  
卒定於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  
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尚為闕典  
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闕典

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  
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  
行之况士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  
為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何其鮮  
耶蓋徒志掄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  
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  
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  
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

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辭自工掄魁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顛顛於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為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為尊之極余既有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為學之極余寧無攸勸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王公應麟金華黃公縉紀之備矣無庸余言

稽山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為心也性

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勿具無有乎勿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為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及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心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  
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  
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  
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  
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

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於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其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

業庫藏之實而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  
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  
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  
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  
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囁囁然指其  
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  
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  
是謂亂經習訓詁專記誦沒溺於淺聞少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誦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

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尊經也夫

號城新開學門記

任瀚

號學自弘治壬子至嘉靖己未諸生無發科者辛酉縣大夫句容趙侯舍菜孔子廟庭出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諸生進曰學舍面城而宮雖有南山洛水雄勝障蔽不克見議者以諸生老困場屋連不得意於有司咎當坐此前大夫嘗欲穴城為便門以通地氣問日者言於法

不利縣官中罷願侯財察侯報曰誠門矣苟利學校人  
才即縣官何必不利譬如人家有才子弟登選舉其父  
兄長老人豈必不安明日遂移文提學憲副東原朱君  
令國中良家子有能力任是役願升為弟子員者聽惟  
時師儒以韓生請議可不閱月而郭門間然以成諸生  
則問記於前史氏任瀚記曰今天下萬國不問窮荒絕  
塞蠻貊瘴海之濱苟可以建諸學官類皆有一二豪傑  
士好古博學能文辭崛起章縫往往以制科名天下號

國近在成周東都數百里內當天地正中堯舜三王在位時聲氣相聞輦轂相蹂藉乃今王風未闕而絃誦聲不衰上下六七十年間不聞有一人凌跨風雲應制闕廷者且不愧東都耶古者太史令掌龜筮候王氣陳吉凶宅兆之數告徵於王以營城郭宮室動罔不利乃者郭門闢王氣通人文興亦理數所有者辟如人以巾幘自障目睫終歲無所覩一日撤去剋然復見天地日月山海百物其為神氣休咎可知諸生自是其有興乎吾

觀郭門以南數百步瀾然逝者即洛水遵洛水而東又數百步蹄然峙者即燕居堂夫燕居堂者魯哀公庚申以前孔子有事河洛所止處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出戶不十里孔子燕居游息處相望如號城者乎諸生出入是門誠知省策嚮慕如七十子時毅然興起以弘道振德為己任淬厲不息駁駁乎升孔子之堂而入其室則是門也吾將以入聖名以見聖名其誰曰不可獨取其發科為哉趙侯醇誠愛士隆學校郭君倡義

束職皆近世所不及記以劓諸石

舒城縣儒學記

趙鈺

今天下自王畿而下凡有郡邑城郭社稷莫不有學郡邑城郭社稷有不治不為臯惟學宮不治則議及有司而學宮又以科目疏數為盛衰科目數不舉士則又議及學宮故凡為郡邑城郭社稷必選地為學宮否則易其以得士為重郡邑城郭社稷舒廬枝邑也代有聞人自嘉靖年來士偶稀舉群議學宮當易久竟莫有易者

學日就圯士以狀白督學侍御趙公侍御下其議於府  
府下之邑邑侯黃君適至即環眎學宮曰學故善但荒  
蕪不治是惟有司罪即首修孔廟次廡次啟聖祠次明  
倫堂次齋舍次尊經閣又徙民舍使遠峯面立既治躬  
率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鳴鼓升座與諸士論說其  
博士子弟與其故老皆喜謂侯得所先務士當自此興  
問言於余余曰士顧以多舉為學宮重哉士多舉為其  
以仁義禮樂為天子施之四方其以仁義禮樂勤施四

方莫如孔子孔子當游者主事時猶皇皇以仁義禮樂  
走告四方諸侯志可知也然退而與諸子私論若由求  
公西華輩皆欲勤施仁義禮樂於四方不一可否至於  
點則欲瀟然咏歌於沂水洙泗之間於四方何心則急  
與之他日過諸弟子治所如蒲如武城非不秩然稱治  
若不足以當其心者反謂不出陋巷如顏閔曾參輩能  
得其傳何其為教與其自為廼悖及見篤信聖人如子  
夏者亦自謂出見紛華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何人



情之易移然後知聖人之意遠矣士貴在自立豈以仕  
為重哉舒俗素朴無豪高大賈亦無王公貴族民不見  
紛華貴盛可歎艷易治其子弟亦不見可歎艷皆矜矜  
以禮節自持而純龐博厚之習未雕雖未見施仁義禮  
樂於四方亦必有修之家者不謂無士要有待歟今以  
科目盛稱者曰某郡舉士幾某邑舉士幾跡士所自為  
未聞以仁義禮樂號於四方曰某某徒垂紳佩玉冠  
履盈朝而田園甲第車服僮僕雄豪閭里以此言之固

不如舒士猶得養其純龐博厚之氣以自全故科目不在多舉士而在舉得其士雖然氣習久而昌舒必有偉士出能自著施者幸毋悅於紛華貴盛以散其純龐博厚之氣云博士江君謂其言有足以告諸弟子者遂刻於堂陰

滁學尊經閣記

胡松

夫大學之有尊經閣遠矣而吾學獨亡東又庠下多闕隙邦中大夫士人數謀增築而弗克歲己酉閩東山郭

公來考牧拜先師既進諸生講論經理已廼比而校焉  
亟加賞嘆於是諸儒生相聚謀曰閣殆遇人乎則以請  
而公欣然報可令會計熊牧相惟謹即躬會計已而鄉  
宿朱遜泉郡授周弦齋侍御會余議宅學門涂率左法  
右弗利盍乘時改作然隘以啟聖名宦鄉賢三祠費且  
鉅諸儒生又告諸太僕卿趙公卿貳余公丞涂公冀協  
相三公襄之如郭史然不足又告諸大巡史公倉臺歐  
陽公咸有相余公又明堪輿家言為即學東隙地定厥

址牧伯與倅朱君若林君又時朱敦勞為閣三楹基以  
磚甃中洞為門可通輿馬議以三祠徙諸文廟東廡後  
左學正李君而下率諸弟子請記成事夫美懿德而崇  
經術固不穀之攸勤也惡可辭是故古昔聖人所為作  
經之意絲孔益而降則既擇之精而語之詳號博且約  
矣學者蓋罔不誦法而尊崇焉然愚竊悲世儒往往至  
於淺且鑿賊且叛而淆以亂也是故漢人童子之課顯  
顯諷誦其說一經或十餘萬言然竟昧其奧其失則淺

析戶分門黨同伐異九師百氏言人人殊齊魯毛韓左  
穀公羊之徒動相詭異至謬悠迂曲而不可解其失則  
鑿居攝之文假以盜國乾豆之說托以媚君國服之息  
竟至覆宗其失則賊西京諸子行無特操者利就榮稱  
符頌德甚者甘心輔賊而弗耻其失則叛號稱解易時  
雜莊老本自宗禪輒易頭面竊佛之似質儒之真語高  
疾天禮卑則闕其失則亂嗟乎大道分而為六經六經  
散而為諸子諸子駁而成六失自五失之作而經始弗

尊雖然是五者則固有間矣然淺之與鑿賊之與叛其  
敝如欖槍孳孳夫人之所指目夫人諸絀而病之其於  
經要之無損惟似是之非高明易惑蓋其為道也宏以  
闊而其為說也蓋精以密儒者曰退藏於密佛亦曰退  
藏於密儒者曰感而遂通佛亦曰感而遂通浸淫淪浹  
如金糝物如膏漬粉幾於無辨淆不可分要其實彼其  
自私自利之弊弗啻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已豈非  
聖門之首臯經學之鉅蠹而世道之大不幸乎他日嘗

與二三子試論之曰經者徑也蓋聖人所以示人適道  
之路也譬諸四方萬國適京師者之涂歷川程與京師  
之黃圖赤籍云爾然不行則不至不至則其中明堂宗  
廟之美百官庶士之富太倉武庫之積僅得於故楮之  
傳道聽於塗夫之口彼誠有至者試就而詰焉得不窒  
塞而窮乎故士弗務躬行徒取六籍列聖之言而諷誦  
之解晰之貫穿之嘒嘒然以鳴於世曰吾聖人之徒也  
嘗遊聖人之門而入其堂室得不取誚於時乎則何以

異於是哉故京師之鉅麗必身至而安居乃稱真見斯道之廣大必深造而自得乃稱真知故真知而道斯明矣道明而經斯尊矣經尊道明達之則能善治以興邦即貧且賤焉要不失為慥慥躬行之君子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嗟乎知所以尊王則知所以尊經矣斯豈非賢聖修道立教之意朝家置學命官之旨諸明獻勤勤作新之志哉昔定山莊先生叙吾郡乘端簡其意以為滁之先游若



韋應物歐陽永叔曾子固滿執中之徒不足為法而要  
吾鄉人於聖賢之學為山川增氣意甚厚也夫天地之  
生士最秀堯舜之道人可為六經之說日並懸學者豈  
以弗昭為勝為患哉余與鄉後賢君子當並責志以答  
莊公之拳拳也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  
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楹曰尊經過子居請

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也且上古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遠偽作競鳴而摶擊已甚至於衰周則災災詹詹驚於詆訛流放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

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誦數絕韋於  
太卜之文而贊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  
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  
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  
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羣言自熄如二曜  
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  
海之匯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羣起攻之才士巨子之  
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之者

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為  
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夫使  
人信之猶可為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  
若六籍者愈不可為矣非夫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  
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  
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違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  
矣董子乃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  
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

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為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為之方也非以為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績之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欲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為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蘇氏以為後

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為後之治經者具此  
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為害哉董子復起謝  
曰亶亶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  
其言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為像祀之里楊  
生贊予毀以為社學既久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  
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誨論遊息於其間者既

安且適矣子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以由  
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  
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  
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  
謀道者儒之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  
謀食不可為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為儒乎自三代  
之衰外誘深而止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慕  
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

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  
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業雖甚不肖世  
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  
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  
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  
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  
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  
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



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之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  
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  
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  
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為爾師爾弟子其  
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  
請記焉鏡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子學儒之知謀  
道者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sub>臣</sub>顧宗泰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 鏊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記三十九

學校

真齋記

廖道南

內史氏使竣至真州真尹熊彰勞於郊覲廼言曰不類  
藉茲寵靈長茲邑也惟時生於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  
梧竒傑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於斯為名宦懋德

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烏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  
於斯為柱史西晉張公屏葉培本刻漓返真蒐逸輯遺  
毀淫崇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  
曰古者士之脩於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  
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可賓於國沒也可配  
於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於  
民也間縈於胥黨覈於正鄙繫於宰統之以六典馭之  
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於仕籍沒也垂於祀典是

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忠  
信日薄壽張朋興士以好名為急易直子諒溫柔敦厚  
之意荒官以立名為貴悃懃庶靜恬愉朴雅之則弛弊  
也久矣是故良霄為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為不經實沈  
為崇祈庀者祀君子以為不信蚩尤為亂黷兵者祀君  
子以為不武有庠不弟崇譎者祀君子以為不義盤瓠  
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為不智祀豐於昵為弊滋甚廼  
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麻

焉禮有之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其  
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沒可祭於社其  
茲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真大夫真士真民則德  
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則名以  
觀實五觀興而古道復矣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材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  
人材之美莫春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



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為政與人頌之以  
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  
毀姑以使得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宜也魯  
最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濶絕而寥簡  
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  
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  
之崇陂梁道路之第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為  
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

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  
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  
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猶  
不為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  
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  
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  
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  
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

之士皆尚道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概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為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且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

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道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廣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

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

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急興學之為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球長汀縣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編鄙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

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  
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為良也蓋革而圖諸乃考位於其  
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  
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  
齋廨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為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  
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斷刻  
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  
道說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為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

善於李君以為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



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與汪直齋

附 王慎中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道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

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厯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厯以後故宋人之記學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荊公虔州慈谿二記

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為差賤  
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  
記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  
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  
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  
本見寄尤所望也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

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

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  
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  
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  
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  
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  
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  
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  
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

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致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貊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

為溺心減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誣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為督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督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

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於是戟門壁池筍簾在列登其  
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  
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  
庠序亦幾無以易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  
師又非徒以其位焉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  
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  
佔俾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  
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



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

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日。

邵武學宮記

田汝成

大寓之內，別壤分封。山川隔越，必風氣開而人物阜然。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洋溢乎其間。故情未蕩而質有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而淫液已久，狂染成痼者，雖有善政善教，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大江以北，謂之中原，則五帝三王之所臨蒞也。範圍以仁義而綢繆，以禮樂無慮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



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聞見孤慙寓內紛綸反覆之說罕所喧飀淳朴簡靜重穡力田不健諍訟所謂情未蕩而實有餘為吏於茲土者不煩夙夜而卧治庶幾有遠古之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應者邵武縣學肇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圮或復僅稱苟完明興普學校於天下茲復仍其舊而修之規制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勝巨麗宜作黌宮以羣俊秀而轟然為黃冠之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都

給事中謫倅茲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既採輿議適巡  
按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舉其  
事而分守叅政梁公廷振分巡僉事鄭公有周縱史贊  
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訓揆營改作協於規  
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物者會知府邢君址通判朱  
君應雲駢趾履任益阜僦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為理  
厥功迺成而安紳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翼翼枚枚  
既備且麗曳籍弟子亦莫不欣欣覩昌會爭相激昂勉勉

渠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諭潘日升訓  
導楊蕃夏寧等啟事請記於子子則嘆曰嗟乎邵武之  
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者  
無機爾吾聞此邦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淳朴保家  
之守也簡靜寡過之術也重穡力田安土之經也不健  
諍訟修睦之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乏者文章之宣  
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而教之枕籍  
書史誦經飲射彬彬馬翱翔於仁義禮樂之中浸淫漸

被於鄉黨閭里平原之進庶幾於三代之隆機非偶者  
然則邵武之治不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茲  
土愧無風德以儀刑多士勤群公之嘉惠竊慙慙焉冀  
二三子之無負也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田汝成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備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為  
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  
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喻而耳提之故

必掄其俊秀而董以師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摩染不見異物而紛焉衰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既彬彬然有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以宜其鄉黨鄰里亦莫不更相摩染陶然於仁義禮樂之中而委巷遐陋浸以漸被人倫明而小民睦則學校之士為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典則即其向所衰進而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諸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學高第者又招以旂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



學校選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選舉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屢更學校徒為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教明倫浸失本始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學校之設遍於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賓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賓興而高蹈丘園不屑科目者則徵以辟荐當是時登庸之彥未必盡出學校也迺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以科目為

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為階髻齒之子苟通行墨者莫不騷騷皇皇覲進青衿之列而既進也莫不騷騷皇皇覲登賦解之書而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畧聞賦解衆則哄然頌之曰此學宮之利也不衆則哄然以不利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專望科目已非先王施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為人才之盛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為學不亦淺哉順昌為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元豐已前學宮凡四遷而

建於縣西夫學一爾苟可以萃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頗  
煩將無亦惑於利不利之說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薦  
舉始茂國初因之永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尤遽作  
正德初廼遷於縣西而科目愈少又哄然曰噫不若仍  
東之猶利也而堪與家又執形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  
負抱虛曠從東則負鷹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鷹能觸  
邪於人才大利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茲省  
學宮弟子咸以為言公禁不許既而有司懇以請曰非

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廼許之而知府  
裴君椿知縣傅君錠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  
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西三十餘年  
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  
順昌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茲殆遷學之利  
也以白於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予則聞之國以  
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亶父遷岐武王遷  
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

情遷勤怠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於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更諸周原矣遷學者更諸夷墮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內陶然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來取法則學校之士為之倡導也誠如是即曠世而科目缺焉猶以為盛况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為人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為遷學之論矣

新設商丘縣學記 沈鯉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於是設商丘縣為郡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袁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為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為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為文昌閣三楹廊廡廡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公繼賴守郡雅興文治加意誌飭而其

僚別駕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茲  
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  
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厲學  
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  
設官備物庠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教  
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闕乎  
養士不以多寡為盈詘而惟實得其人之為重得人不  
以科名官閥為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為足稱

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也士之所以為盈為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為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膺仕接踵則僉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膺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



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為庸人則  
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  
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  
濟艱難斯之為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為有道所薄况  
區區之科第膺仕苟為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  
民間子弟不樂為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  
者披之儒衣冠之時能為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絕少也  
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哉

不敢以為詘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咕嗶呶者遍東  
西家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居善俗  
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  
安敢遂為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靜不染於  
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旃常之代鼎鉉之榮  
得一士且侈為名世而况其多也苟其跳巧浮薄徒志  
於榮利而鮮克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况其鬪捷於  
於蠻觸快意於舜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

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與誨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為珪璋出則為霖雨使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臨清儒學重修記

于慎行

臨清之號為邑而遷於新城也固已有廟與學而及其進而為州廟學之制乃益廓而大焉則兩陳公之相繼以有成績百餘祀矣萬厯戊戌藩叅馬公分憲臨清總

其兵巡之政條教布宣聲威嘗既逝邇邇人吏歡訢祇慄  
蒸蒸嚮服一日與部司三公肅謁廟庭蹙然謂曰某也  
幸奉簡書鎮綏茲土豈惟戎與法是職無亦弘敷文教  
以興化一方今廟學且圯矣亦何敢委諸長吏以勤我  
穡民請以稍入百金為勸惟大夫命之三公曰某等幸  
以使事從大夫於此固甚願邀靈先師以嘉惠庶士使  
有所駿奔以饗今承大夫之命豈敢以吝為解亦各捐  
俸百金為吏民倡郡之丞史若軍尉若博士釀金有差

里之賢大夫及庠諸生醵金有差市之義民及四方之  
賈醵金有差乃使經歷某董工校師參焉經始於己亥  
四月七日三旬而成博士王君世昌等遣都講二生奉  
書請記行叨里士之後樂聞盛舉義不敢辭記曰先生  
御世化民埏埴萬宇固罔不興建學宮以育成材雋亦  
罔不崇飾先師之祀為士宗枋邈哉邈乎國家紹百王  
之統丕昭文明天下郡邑皆有廟學以修秩祀甚茂典  
也長民之吏以節春秋陳其俎豆豈不惟令甲是從而

直執事之不閒興廢之故毋敢與知者有之馬公以藩  
臬大使作鎮雄都惟是法紀兵戎之政以奠我東服且  
不遑於日昃廟之圯墜則有司存師生豈敢然望馬而  
曰是誠在我不憚多方區畫以恢往圖二三大夫又相  
與協而贊之以襄大役鴻規偉構焜燿澤宮豈非文化  
光昭之會與清源風氣所鍾號為才藪雲蒸景合鴻漸  
上都他郡莫與伍焉而又崇其宗祊以示觀法誠令鼓  
舞德教而益弘其材以奮庸於盛世斯非士之一時與

抑今日之舉有進於是古者教民取士之法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而歸諸一道德以同俗蓋禮樂教化取數不一皆所為一道德之具而法紀兵戎則政所由施焉魯頌淮夷攸服本諸泮宮之作而臯陶之淑問亦於是乎質成蓋陽寄其用於兵戎法紀之司而陰絀其權於禮樂教化之地斯道德所由一風俗所由同與蓋嘗考覽方域而有慨焉畫百里而國之其俗無大不同者營十里而域之其俗無小不

同者惟茲土也不然會二水之緣督控兩京之子午百  
賈之所轉徙萬貨之所廢居吳之錦綺越之綃縠秦晉  
之罽毳閩之瓊玖陸毛海錯瑰琦鬼瑣列肆而陳侈於  
五都之市玉帛冠裳之會錦帆絳空織文苞品之輸牙  
檣刺日絡繹隱賑靡有旦夜殷於九軌之衢遊閑輕紗  
珠履蒯緌之客擔簦而聚闌門聲歌伎藝百工巧匠之  
屬疊跡而趨里第夥於原嘗之館趙李之場此亦天下  
盛麗豪華都會之區也而士也操其觚翰以遊且息於



其中神情之所游泳耳目之所漸濡莫不備八方之珍  
奇極四民之好尚豈所謂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夫風俗  
之不同未有甚於此地者也且自堯舜相傳至於孔子  
道德嘗出於一矣孔子既集大成而或以二之者叅之  
世儒既誦孔子而又以一之者二之故有端冕而稱柱  
下纓綏而諷祇陀居則詮非聖之書以文典藝出則奏  
違方之語以市榮名所謂生於其心而害於政事誠不  
知所底止焉道德之不一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陳風

問俗之使誠欲開至一之源定不同之軌非明其所尊  
何以哉故既修法紀兵戎之政以整齊其細民而又揭  
禮樂教化之宗以陶鑄其君子此廟學所為新與而公  
與二三大夫均可謂有衛道之心矣繼自今吾黨之士  
其益思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居以事先師出以應當世  
而無負賢君公甄獎至意即世教民風不其永有利賴  
豈惟是人才之盛闕焉馬公名怡陝西同州人太保文  
莊公冢嗣也豐材碩望著聞廷中由駕部郎中擢山東

叅議三大夫者工部郎康公名某江西泰和人戶部  
郎宋公名某直隸永年人戶部郎崔公名某河南  
安陽人皆用芳猷惠問綏靖吏民故樂有造於茲  
土云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禎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叅知  
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廨舍式廓  
藻煥闢門之前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

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為文筆  
颯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資出于公者踰  
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掇巍科  
登仕板蔚為時彥者繼路相與歸功于公而博士  
弟子員林生良棟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某  
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嘉復  
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為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

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蓋父師少師者第為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褒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

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為室以並於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嘗守一說為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度閣置之何也王

公登仕敬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既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為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沒而後已王公於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

為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即好施令窮乏德我而於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為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論夫願學孔子者

趙城縣儒學記

李維楨

趙城有學自勝國時至明凡三繕之仍襲簡陋無以稱大祀歲久就敝矣檣星外道僅容車南門當學西方城



內有廣勝泉從學東南去形家審曲面勢非宜不佞季  
弟標以國學簿謫薄趙城謀改作會左官去捐月俸八  
金以貽後之君子此其一貫也既十三年而得魏人李  
子思守郡過趙釋菜於學視其狀慨然圖之且言學四  
方皆大道縈環若帶宜於其隅各樹表焉東南鐘樓易  
而貌奎宿其中以象文明其南民居仞之得若干丈以  
金若地易之而鑿池引廣勝泉匯其中泉四周學宮外  
蓋不直半壁矣守具白分部藩臬魯喬公越詹公督學

使者吳周公皆諾不佞薄助以從南門趙薦紳士庶聞之踴躍願加一力凡得八百金而羸慮材鳩傭量功命日棟宇齋廡赭堊黜之圯剝者更置斧藻奕瑱壯麗閱某月而博士弟子員來告成事因進而語之曰竊聞邑之名趙也昉趙簡子簡子在晉六卿中有聲孔子嘗欲西見之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難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兩人者晉之賢大夫也簡子須以從政既得志而去之剗胎伐天則麒麟

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為槃操以哀之夫簡子六十年操晉權夢游帝所射熊羆賜翟犬迨其子孫分晉而國之為侯為王十餘世豈無本末經緯而臻此迄於今不聞趙之人有觴酒豆肉之饗孔子轍環天下欲入趙不得委之於命然而匹夫為萬世師一言為萬世法春秋饗祀匪懈匪忒以趙叢爾邑俎豆之宮革故鼎新通國之人爭奔走焉何也夫簡子霸者以力服

人也非若孔子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也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人有貴於己者願學孔子孔子作春秋趙簡子事見於經以十數侵齊伐衛戰於鐵會於黃父歸於晉入於晉陽以叛納蒯賸於戚口撻筆鉞凜凜不貸而受魯葱靈之囚必趙氏世有亂彼其君臣父子大倫不明而仁義忠信大道不由故也今孔子而見趙簡子撥亂反正計莫先此趙人稱孔子之徒宜以趙簡子為鑒相與明君臣父子之

倫修仁義忠信之道內反諸心外實諸經而足矣國家  
二百餘年右文養士方領矩步揖讓乎王公之前改容  
禮貌唯恐傷之月有廩食中年而貢三年賓興唯恐失  
之無復胎天巢卵澤涸之患爾趙人士為龜龍在宮沼  
為麒麟鳳皇在郊極以瑞清朝以紹明孔子所欲西見  
趙簡子之志雪臨河不濟之恨為趙山川光俾諸大夫  
亦有辭於人曰是新學以來所勸相薰陶譽髦斯士也  
幸甚衆唯唯請勒其語於麗牲之石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雷思霈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  
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為谷迺徙於江  
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  
參等徙四十餘年矣無一上公車者至今上萬厯之戊  
申而州大夫張公始以彤家言遷於州治山麓之左不  
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孔子云  
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子今所傳惟有

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論說毋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  
昔人自峽中得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  
十五國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於孔子之  
時其所刪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孔子繼  
三百篇而別創一體合於比興之義不則風雅之道亡  
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子而私有之語軍旅則  
以為武夫事何以曰我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為壯夫不

為何以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為孤憤而不中於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為聖人也烏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徒詞人萬世之冠我聞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與詩舍此安做真能學孔子者乃能為鬻子乃能為左徒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凡我多士慎毋以鄉之人而易視之慎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



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矣大抵  
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蹇剝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如  
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秦皇鬱攸之慘而後其  
書始厄為墻壁間物馬上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  
渠天祿表章之力居多濂洛關閩諸君子繼之概字櫛  
句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決無奈其值  
亂離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高皇帝用以經國  
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

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絀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  
於世者不為不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  
遠或數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  
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為言則山川如  
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疆屈原之故宅  
也是役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觀察使高南昌巡功茲  
土愾然興嘆力主其議其費半出公錡半出學田之租  
半出諸生之捐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

官舍未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更始而誘  
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侈大哉易云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  
數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  
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某因并記之

雲夢縣儒學藏書記 鄒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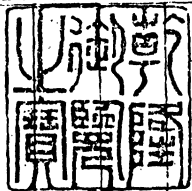
自夫子發一貫之指而世儒遂以多識為玩物尢斲聞  
之士悉藉口焉審若是則所謂多聞多見皆可屏黜而

上下古今學術得失之林治道興衰之跡皆可頓而悟  
邪又無論若識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矢以至夔龍罔  
象嶺羊秘竒絕為博物洽聞也夫楚人材之隩區也如  
史籍所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屈原宋玉  
之徒包羅三材博極萬有楚增而重焉雲夢實楚名邑  
百餘年來寥寥不振諸士子自所治經書訓詁家言及  
帖括時藝外試問經有能舉十三經註疏之凡以對者  
否試問史有能舉二十一史之凡以對者否試扣之子

若集有能旁綜百家總貫群氏纚纚洋洋以對者否無  
論士也貧不能有其藉即欲求刺尾以書班史如臧逢  
世願一見秘書如李邕閱市肆書如王充而亦無繇得  
之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邑雖小豈無材致警敏一  
目十行俱下者豈無刻意砥厲帶經而鋤穿壁而誦者  
而乃困於聞見俾不得窺其大觀不佞為諸生時蓋未  
嘗不痛憾於斯也既仕於朝過汗棟之蔽或購或借不  
無士安之癖而以家貧故不能多辨已又念諸譽髦中

之雋者其抱吾疇曩之恨固甚會直指使者佐余坊值有竒乃以屬邑令危公購書經之類若干卷史之類若干卷子若集之類若干卷而以授兩博士李君胡君藏之校中藏有篋篋有籍或就而緝或借而讀卒業輒歸其故即力亦不能多辦而吾與諸君子約期來仕於是者與繇是以仕者其初登第暨初仕暨仕而遷皆捐書若干冊以續斯篋之藏期於有益無損而已若或任其散佚而自隳其百行之一博士先生任之抑或拘於舊

聞而不能以旁覽博綜俾其卷若新博士弟子任之抑  
或雖能彊記博聞而浮靡險薄處不能以裨身出不能  
以經世斯夫子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師弟子  
均任其責矣維茲同志尚重念不佞所為創始之意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